



旅軒集

共十三

~ 16
2367
7



和
2367
卷二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碑銘 碣銘 誌銘

寒暄堂金先生神道碑銘并序

皇明啓文明之運我朝鮮 列聖應運繼作積德隆化於
是乎真儒出於東方道學爰有傳焉即先生是也先生諱
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謹按 國朝儒先錄及景賢錄所
載則金氏籍黃海道瑞興府高麗朝金吾衛精勇中郎將
諱寶其九世祖也郎將之孫諱天祿官至匡靖大夫都僉
議侍郎贊成事瑞興君公有武畧後征日本有功元帝宣
授忠顯校尉管軍摠把後三世諱善保奉順大夫判書雲
觀事是先生高祖也曾祖諱中坤 本朝初登第歷事四



朝有聲稱官至通政大夫禮曹叅議娶玄風郭氏自是玄風仍為鄉居矣祖諱小亨奉訓郎義盈庫使考諱紐登武科禦侮將軍忠佐衛司勇妣清州韓氏嘉善大夫中樞院副使 贈兵曹判書清城君諱承舜之女先生景泰甲戌五月乙亥生于漢陽貞陵洞之第少豪逸不羈稍長發憤業文喜讀昌黎集每至張中丞傳後叙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未嘗不三復流涕焉就佔畢齋金先生請學佔畢先生授以小學曰苟志於學當從此始光風霽月都在此中先生遂服膺焉手不釋卷作詩有曰小學書中悟昨非佔畢齋批曰此言乃作聖根基魯齋後豈無其人乎人有問及時事者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大義其

律已一以是書為繩墨立志必以古聖為準的年三十後始讀他書探賸六經務要精通靜處一室深夜不寐雖家人子茅莫窺其所為惟聞蓮子纓抵書案輕輕有聲曰知其尚觀書也體驗充廣自強不息下學上達道成德立此先生為學門路之直進修之密也成化庚子即 成廟朝先生入上庠時姦僧潛回佛像惑衆先生疏陳數言言反覆詳論明白剴切其闢異之正格君之誠然也丁未丁外艱廬墓三年至弘治甲寅以行義薦授南部叅奉乙卯為燕山時移典牲署叅奉丙辰特叙六品拜軍資監主簿遷司憲府監察丁巳轉刑曹佐郎戊午史獄起以先生遊佔畢齋門決配熙川庚申移配順天甲子冬終命加焉年五

十一歸葬于玄風烏舌里松林甫老洞即先塋傍也家被籍沒諸子分配矣正德丙寅中廟靖國命雪先生罪贈通政大夫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尚瑞院正丁丑以公論獻議例贈未足表異請加贈崇品歲廩其妻錄用子孫蒙久復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又命每歲春秋仲月官為致祭萬曆乙亥宣廟賜謚文敬公光海庚戌舉國儒生成上章請以五賢從祀于文廟遂得如請而先生居者又先生遺教之鄉及宗尚國儒之地各自立祠設院本縣則額以道東今在壠下此先生始終也嗚呼其嘉言懿行何可數也而不幸遭時不淑禍出罔極其得傳者宜無幾矣今就其所

傳而畧舉焉則平居鷄鳴而起省問親所如儀會定亦如之凡所以事之者盡其道丁憂哀毀終始以禮即吉必最諷祠堂及詣母夫人母夫人性嚴或有不愜意正色不言則惶恐不敢退必起敬起孝須得悅豫始退此可以見其百行之原也訓諸子曰爾等心存敬畏無敢懈惰人或議已切勿相較又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污其口宜戒之教諸女以順舅姑謹祭祀敬婦媵勤婦職恤奴婢毋多言慎財利等目為勸戒又以為我國士大夫鮮立家訓故化導不及於妻孥教澤不下於臧獲仍倣內則制為儀節至於內外僕類亦畧分男女序長幼視職勤惰明升降勸懲之規吉凶有賞罰豐約紆縮之差每以朔望讀法整頓

此其家範也曾祖妣郭氏先世墳塋在玄風者久遠圯壞
樵牧不禁先生謂郭門諸族曰此為子孫者所不忍觀坊
冢禁護又以令節用時着告虔因相與講睦不亦可乎於
是莫不樂後以為恒式此孝睦之推也若其應官處俗不
求甚異於人一以至誠其為刑即舉止有法外降之際周
旋折旋必中規矩未嘗少違獄訟明恕人皆稱服又雖仕
務迫遽不廢講授此乃達不離道也與鄭一壺汝昌志同
道合每相見研磨道義商確古今或至達曙其在熙川得
趙靜庵先祖遂傳其長進遠大之機軸允其住止之地遠
近士子之聞風慕後者至集鄰閭填溢人家執經升堂坐
不能容先生誨誘不倦講論諄諄雖有以謗與請止乃引

喻以理不抑不沮隨才成就後多名人此師道自任教育
為樂也佔畢公居吏部事無違明則先生上詩諷之此事
師無隱也一壺寧縣置一金盞先生曰不意公作此無益
後必誤人嘗治曹梅溪儻之喪索平日篋髮其家人告無
則曰久後太虛不意其疎如此此交道必信也方在謫所
雖禍機叵測先生處之夷然不改常操禍及之日沐浴冠
帶而出履脫還著神色不變徐以鬚含口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不可并此受傷乃後容而就焉此臨凶不亂也舉
此一二事餘可以推想矣蓋先生剛柔兼備順備德持
己以敬存心以誠講究已精涵養既厚確而不帶通而不
流此果吾儒義理之學中正之道而濂洛諸賢之所以濟

紹洙泗者也我東方自有文獻以來以儒名者亦豈少哉
而所尚詞藻所慕功名間有所謂特立者亦不過為一節
一行之士耳孰有能撥脫勇健篤實踐履軒枝葉而就本
實外口耳而反心身者乎麗氏之末惟有鄭先生園隱知
行此道為海東首儒而至我 朝先生實唱發其關鍵焉
雖其既不果得位行道又未及著書垂教而猶能宗一世
儒林立斯文赤幟同時輔仁則有一蠹公躬承旨訣則有
靜庵公厥後接武而起者平實有如李晦齋精純有如李
退溪皆作我東之真儒為百世之師範亦先生正脉中私
淑者也至今後學得知夫道學之為正學而莫不宗尚之
此固先生為功也夫人順天朴氏 贈貞敬平陽府院君

天祥之四世孫司攝禮孫之女居在陝川郡台爐縣先生
初受室未歸時別設所寓之堂而誦之後乃歸玄風舊居
即縣西戴尼山之陽率禮村先生始誦為兼翁謂雖雨外
濕而內不濡既而曰為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即改之
夫人後先生三十六歲而卒子男四人長彥塾展力副尉
次彥庠司憲府監察次彥序次彥學女婚五人長南部叅
奉河珀次訓鍊院正李長培次司憲府監察鄭應祥次士
人姜文叔次忠義衛鄭成璘孫男四人曰岱東部叅奉曰
立副正曰翊曰晁曾孫男八人壽忱壽悅壽恒壽愷生負
壽恢察訪壽恬壽悰壽怡玄孫男十三人應夢昌陵叅奉
應吉應福司果應成府使應賢應白應哲應信應憲應先

曰定曰審曰宥司果第五代孫前察訪大振方為宗嗣今
內外裔至有為六七代者凡男女老幼并二百四十餘人
豈非積餘之蔓社哉先生之外曾孫有曰寒岡鄭公述實
有以繼述先生之志業趾義增光者多矣嘗為先生集景
賢續錄甚備而不幸穴於火莫傳豈不為永恨哉至是再
周之甲子即天啓四年宗子大振與其同為後者及鄉之
士類相議曰墓道迨無顯刻不獨為後裔之羞亦斯文共
當其責以告于方伯則方伯李公敏求即為之施措盡其
誠明年乙丑石既具諸公命顯光以其文嗚呼自非善言
德行者安能說出可彷彿其萬一哉只據兩冊叙以銘焉
銘曰

覆惟一天載惟一地道在其間不亡不二既無古今寧有
夏夷求之以人便自覺知曰道何道率其秉彝先生是契
自任不疑謂聖賢業吾分內事事無難事在我植志行遠
自通登高自卑晦翁有書作聖之基光風霽月師不我欺
服膺身踐今悟昨非不出日用妙會天機根深枝暢源濬
泉達衆驗貫穿究極包括次第階級規模節目厥有成法
信行斯篤勿忘勿助無過不及真積力久是成是立成不
獨成立必俱立推為麗澤亦樂教育沂接伊洛淵源洙泗
道果東矣庶普厥施既不見容反為禍崇時耶命耶道不
可恃有待天定難誣此理功存百世澤在多士咸仰正學
愈久彌光松林之原洛流縈岡幽宅在是鑄賁無疆

河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緯地字天章氏貫晉陽籍先世來居善山考諱澹
青松郡事王考以上莫之記先生生長于府底迎鳳里幼
時置一小齋與兄弟共處杜門讀書人不見其面世宗
朝戊午先生擢壯九選居集賢殿常補拾經幄文宗時
先生仍在集賢殿奉命與諸儒臣撰歷代兵要魯山初
年先生在司憲府執義而歷代兵要成世祖以首陽大
君啓請加撰集諸臣職秩先生以中訓陞中直獨啓以為
加秩之請恩出於下今不可受其寵終堅辭不已則遠執
義為直提學遂呈病乞浴溫井而下鄉及金宗瑞皇甫仁
等見誅無意還朝至微以左司諫綴登道病不赴仍上

書陳讓以履霜苞桑嚴內治杜權門等語致勲銀馬蓋望
之者功慮之者深也乙亥世祖受禪先生就召為禮
曹參判其志則固有在也所賜祿別備而不食明年丙
子因金墳上變即與朴彭年成三閭李愷柳成源俞應享
同日受誅嗚呼此惟先生之始終也已先生有墓在府西
古方山之原夫人金氏同其宅舊有小碣頃年倭寇據府
不克什碑今先生外五代孫金龜為復豎之而失其舊刻
之文願得新詞以揭之噫先生事業日月如也光燄自赫
其何待於言乎天地知之又何用文詞以示人哉且以尋
常筆力豈得發揚其萬一歟辭以不敢則金君之言曰前
人旣碑之碣石猶在決不可不復遂屢來莫俾其請愈堅

故始敢畧叙其所傳聞者矣至於先生之嘉言懿行可為
世教者夫豈一二哉而家沒無傳焉惟南秋江孝溫傳六
臣行于世稱先生曰為人沉靜寡默口無擇言又曰世
宗養育人才在當時方盛當時之論推先生為首此亦足
以槩知之者爾豈對立於素養者固有其根本故做出於
畢竟者乃有此大節義也哉先生之兄綱地先生登第
第紀地與先生同榜季弟紹地生負先生有子曰遵亦生
負并坐於禍有女適李惟義李之婿曰縣監金仲卿崑即
其曾孫崑之為是碑也洪公瑞翼守是邦多所施濟以成
之又出墓遷若干以世其守又復崑之孽子姪四人俾與
香火其所以留意扶植者亦誠矣碑之立是萬曆四十四

年夏四月也銘曰

君子有處變事業蓋亦成就一箇義所欲有甚於生者可
捐棄所惡有甚於死死不違避身膏鈇鉞切在綱常四尺
荒封令人髮豎而骨凜是先生衣冠之藏

竹亭張公墓碣銘

公諱潛字浩源遠祖諱金用高麗朝三重大臣神虎衛上
將軍於公十八代也高祖諱脩司憲府掌令曾祖諱備豐
儲倉丞祖諱孟儲通禮門通贊考諱嫡孫忠順衛妣和順
崔氏大司成士老之子典護軍漢忠之女公生于弘治丁
巳自少不事家業手寫經傳以讀之常曰一日不對卷鄙
吝必萌清心之要只在讀書年十八就師受學於京師染

卧大寢鄉奴持内艱訃音至館外未及告公忽自起坐曰
鄉家其奴來耶遂不得已以實告之則躡踊號痛卽冒雪
奔喪旬旬千里尚保性命得抵本家執喪以禮廬墓終制
朝夕哭泣之餘危坐者書當膝屨衣袴盡穿未嘗演貧甚
欲毀宗家祭田以益三弟公懇禁莫止則獨自却之不令
歸益於已使二弟分執而已歲辛卯中進士不待榜下鄉
聞無喜色邑宰循例命致門賀以無具慶辭而不受外舅
鄭公為設慶宴公不為之樂赴鄭頗怒訶公徐曰得小科
何足慶乎人無不大其器局焉晦齋李先生宰本縣每衙
罷命駕臨話家有竹林有草亭以待來賓先生謂曰竹
林主人飽寒衣飯筍羹常看聖賢書而味之一生清樂無

過於此也其唱酬詩章往復書札編成一部矣嘗入京居
館時縉紳禍起遂稱病出齋即負笈歸鄉自是永停舉業
中廟初建疏時獎十二條幾萬言而竟不果上其有意
焉姓譜舊有而中夫公重修而序之仍立楔約隨時講睦
以為恒式置鄉案完鄉議以嚴好惡勸懲之意條學規於
鄉校以為士子矜飭之範晚聚鄉閭幼少教訓不倦入其
門者頗知趨向之方矣自號曰竹亭嘉靖壬子其終年也
府西北鼎山酉坐者即此原也公之先塋及長兄墓在其
前娶迎日鄭氏麗朝名相襲明之後生負漢之女生三男
長曰崑後受通政大夫戶曹叅議職帖次嶧次崧長婚李
泰春次姜滌叅議有六子天翰景翰主簿光翰龍翰鳳翰

鴻翰一文適忠義衛金宗孝餘各有子女及孫而俱沒於賊亂之日惟峻有一女適司空誨天翰有一女適士人趙熙道孽子三慶錫福錫順命主簿一男乃貞女婿三朴之由朴有文宋惟寬孽婿命使柳世温光翰二男乃節乃迪孽男乃順婿金重吉龍翰一男乃亮一女適李長立鳳翰一男以俞一女適生負李重亨忠義衛二男慶長喜長司空誨四男欽銑鐸一女適李宗成有玄孫男女并内外凡六十餘人寓無碣今者景翰與其弟鳳翰及乃貞乃亮等共議具碣遂為鐫銘銘曰

十室忠信聖云必有惟公懿質得於天受德備剛柔行全孝友不出性分有為有守世所奔趨公獨囚首出言有法行已不苟安厥立園遠脫塵白膏梁非願麥菽可口綠竹擁亭日成佳趣卷中師友何患不偶間行去馬筠杖在手汎愛親仁人服其厚猶存規範不容狼豕知愛雖多有畏嚴糾或破非介亦不歸咎公之於天可謂無負積善餘慶宜有其後伐石銘傳乃公之壽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金公墓碣

銘

嘗聞一善之南村有曰真樂堂金先生受真訣于松堂朴先生乃為真儒守道終身焉故其鴈行於一時者並為聞人後生於族黨者頗知義方君即真樂堂之弟之孫也君諱錫祉字伯綏金為本府著姓高麗和義君其遠祖也高

祖諱碑 贈戶曹參議曾祖諱匡佐 贈吏曹參判祖諱
就器歸厚署別提考諱節亦有左承旨之 贈妣生貞鄭
毅之女生貞乃新堂先生之子也君天性忠厚容儀端重
言語不雜喜怒不形承順於親庭友愛其同氣至於僕衆
隣間咸得其情焉歲癸未先夫人疾劇晝夜憂泣須臾不
離親執藥物無或少怠及喪哀戚奠祭必遵禮制廬墓三
年非嚴命不到家隣里若有不孝悖者每招致開諭或有
改之者和嚴自持不與人戲謔常堅坐一室不喜出入唯
康公復粹乃其姻兄也居不相遠氣味又合時與相從杜
門穩討有至終日夜其於財利上泊如也婦家財業頗饒
券分之日請參再三終不往恒定二僕掃淨內外一草一

塵不令留在庭除每自外還及門必先彈振衣笠然後乃
入蓋好尚淨潔其性然也師友之取許皆謂之質美親黨
之稱道亦以為不可易得底人物豈無所試而云歟壬辰
倭寇之亂扶奉先考携挈家累避入山窟僅免賊鋒染卧
熾瘟其先考先歿後二日而君又不救即八月十一日也
距生年丙辰三十七歲倣瘞于山麓其配信川康氏曾祖
贈都承旨行承文院判校諱仲琮祖 贈戶曹參判行
昌原府使諱顛考生貞諱景善有高行與弟惟善齊名見
忌於時不免家禍生究而終妣 贈刑曹參議完山崔希
曾之女康氏性行貞潔孝友篤至勤於治家達於婦職順
事舅姑不違君志教子以嚴鞠養必正鄰族咸稱其婦德

乃於奔竄之中疊遭罔極之痛實欲自決而兩喪方在淺
土一孤難分死生有以兩難不忍遽決然手備短索常帶
之如有猝阨必決之意也其在流離顛沛之際亦常以葬
事為念賣盡所餘衣裳質得紬布等物備為壙中諸具以
待亂定癸巳夏聞寇退奉葬具携幼孤歸向故山時天兵
路本府夜行間關終至近野誤投坑坎失盡所載諸具痛
哭無可奈何又天兵彌滿里閭無路營葬且以失天寡活
為恥便決意自盡以其幼子托諸兄子仍各避去兵擾蒼
黃之際故後諸人遂以所帶之索果自決焉是其夏六月
某日也生下於君四歲歿後君一歲一子曰瓚時十二歲
矣奔走號訴營得棺具以其年十月既奉窆其祖考則遂

窆其考妣於其下而唯以兆域傾危常不自安焉後二十
一年癸丑瓚遂竭力措具移卜於其東某向之原而改葬
焉又後二年具得小碑以顯光相知其情事泣請其銘故
不敢堅辭遂擬其錄而銘之以應其懇而未及入石邦連
餘亂不遑私事矣瓚前以秀才來請其後中丁巳司馬丁
卯薦拜金吾郎戊辰春超授六品夏除交河縣監辛未冬
受由歸鄉仍呈病適任其在金吾時再參昭武寧社原從
功臣一等遂推恩所生 贈君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 贈康氏貞夫人縣監娶仁川李循之女生
五男一女長生負屢探娶密城朴亨慶之女女適士人姜
演次男屢棟娶東萊鄭洞之女次女適士人姜桐銘曰

天與美質家承懿訓克自奉持保厥本分言不妄雜行惟
淳慤居家怡順出門勤勅儆之以年是範鄉俗與厚棄速
命難料度配得貞良唱隨素迪生能琴瑟死焉同穴蘭摧
玉折至矣相繼匹美共貞真箇伉儷

通欽大夫戶曹參議張公墓碣銘

公諱焜字伯鎮高麗朝三重大匡神虎衛上將軍諱金用
之十九代孫也曾祖通禮門通贊諱孟信祖忠順衛諱嫡
孫考成均進士諱潛有懿德美行當時人皆以為非季世
人物也妣近日鄭氏麗朝名臣襲明之後生負諱漢之女
公生以嘉靖乙酉稟質剛果不被撓屈奉持庭訓未嘗墜
失早從事於舉業屢中鄉掬不遂於京試娶陽城李氏保

功將軍副司直諱薰之女生六男不以營產業為後計惟
令專意於讀書治文晝夜勸督皆得成就焉萬曆辛巳疾
終于家夫人後公十三歲而歿於亂離寓所歲己亥改卜
于府西陽村子坐之原而同壙焉男長曰天翰最以文鳴
次景翰主簿次光翰龍翰鳳翰鶴翰皆有才莫售鄉黨惜
之一女適忠義衛金宗孝諸男及諸孫相與議曰吾先考
既自業科而不成又積勤於教吾六男而終無一人能繼
先志立一名於世以顯我先世痛孰甚焉今適有 邦家
令能出財補國用者職其亡親盍相與圖之遂皆撥貧納
受本職帖天翰有一女適士人趙熙道孽男三慶錫福錫
順命景翰一男乃貞女婿三朴之由朴有文宋惟寬孽女

夫令使柳世温光翰二男乃節乃迪孽男乃順孽女二長
婿金重吉龍翰一男乃亮一女適李長立鳳翰一男以俞
一女適生負李重亨忠義衛二男慶長喜長曾孫內外男
女并六十人葬後二十六年而碣焉銘曰
山之南水之北地名陽先受旭宅于茲體魄寧宜有後碣
而銘

處士張君墓碣銘

君名光翰字斯舉籍玉山高麗三重大臣金吾衛上將軍
諱金用之後曾祖諱嫡孫忠順衛祖諱潛成均進士考諱
崐 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參議娶陽城李氏內禁衛薰
之女君生於嘉靖辛酉兄弟凡六人君其第三也勤舉業

再發解未成而止邑有吳山書院壬辰寇亂不保於兵火
君為長於亂後盡心經營以重建焉天啓甲子正月疾歿
是年十二月葬于府西陽村後山坤向之原妻許氏學生
應尹之女生同辛酉而歿於後辛酉先於君三歲有男二
人長乃節受縣監帖季乃迪孽男二曰乃順乃傑孽女四
長嫁金重吉餘幼諸孤具碣請銘遂畧叙以銘銘曰
陽之原于洛之東徇先塋永安其裏碣以銘亦云有終

處士朴公墓碣銘

公諱遂一字純伯新羅朴姓王時分封諸公子於列邑今
之慶尚左道之密陽居其一公其後裔也史闕載傳譜亦
墜失未知在公為幾代也公之九代祖諱華為麗朝三重

大匡都僉議右政丞中世居龍宮至六代諱宗元弘治進士號默齋娶生負許諒女許乃金海省露王之裔生負居善山之海平縣故公既娶就而居焉即今古里坊乃其間也祖諱雲即正德己卯進士龍巖其號也師朴松堂英友金真樂就成公之學問德行非後學所可得以議焉間有孝碑 宣廟朝所旌也塋下有碣退溪李先生撰文也公之著有景行錄紫陽心學至論擊蒙編三侯傳衛生方等書傳為家寶焉考諱灝嘉靖丙午生負娶廣陵李宗諤女以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生公公甫八歲生負公暴歿公驚奔號擗仆地至三此豈常兒所能哉九歲龍巖公口授小學公該達侃誦龍巖愛重之曰吾家幹盡非此兒耶壬

戌龍巖喪逝公從仲季父在廬之省慈闈晨昏不廢年十七往謁李先生于禮安先生頗獎許之又往謁蘇齋廬相公子商山此皆其志早有在也丙子初叅漢城別舉不利於殿試自是不復留意舉業遂奮為己之學夜或懸髻警睡篤志母夫人憂疾而止之乙酉家熾酷厲公喪耦後先妣繼染公不能侍藥嘗糞預驗及其喪也哭踊哀毀頓絕獲蘇者日累焉泣血三年幾至喪明服闋後時見先妣于澤之物輒失聲悲號鄰族莫不嗟嘆壬辰遭倭變避窟山谷雖在蒼黃惡遠中若過忌辰親具時羞必致如在之誠時龍巖繼夫人金氏尚在季父家公奉置躬侍不失常儀及喪送終如禮公之外家蕩沒於賊亂公收葬三四喪極其

情禮推其孤孩撫養之曰此兒頑存外祀不絕矣丁酉賊
兵再動及其敗還徑由李府公未及遠避遽遇凶鋒亦不
自亂罵不絕口遂不免禍嗚呼天不祐善至於是我公雖
不得終承庭訓從前累世所積之善所尚之風流在家庭
者深且厚矣其所傳襲有所來矣何獨資稟之美哉至於
平日百行固非外人所得悉也而蓋皆恒人所不可及者
也公配乃平壤趙氏即宣務郎通禮院引儀仁復女也生
於嘉靖壬子歿于萬曆乙酉生四男長曰弘慶無子以弟
四弟晉慶第四子慄為後一女長適李報次適金爾後李
有男女金有一男皆幼次曰亨慶有四男四女男長曰憲
娶陽城李維聖女生二男曰愚餘幼女長適生負蔡以後

次適正字金履樞次適士人鄭整餘未字次曰履慶有四
男三女男曰愉曰愔餘幼女長適士人全仲早孀餘幼次
曰晉慶有五男三女男長曰愔娶海寧言昌善女治隱後
也生三男皆幼次曰愔娶府使崔山輝女生一男一女皆
幼次曰快娶縣監權應生女次曰慄為弘慶後娶士人安
景淹女生一男幼次曰愔女長適士人任景尹生三男一
女季胤晉慶以宗禎七年春蒙 恩除從仕郎永崇殿參
奉參奉曾修慟纂錄來示仍曰某等為先人伐石當鐫敢
請錄其陰顯光不但平日相與之分固不尋常况今連家
之義既深且重何敢辭焉銘曰
朴出羅祖寔天攸錫分封列境密滋最赫曰惟龍巖善鄉

挺特有師有友窮討隱曠公為嗣孫以繼以述明鏡肯堂
為魚妙察不幸遭亂操守愈確處困亨道館變惠迪天意
難知不祐有德善既世積後豈無發後人何鑑鑑此豈立石

處士崔公墓碣銘

高麗門下侍中謚文成公崔阿全州人其後有曰澤始移
居于嶺南之泗川三世而有諱水智以文科仕止比安縣
監目孫左尹應龍貴 贈都承旨承旨後娶海平金氏即
高麗壁上功臣萱述之後教導由舍之女仍喜江山之勝
文獻之風乃卜居于縣下里金出有三子長曰以淮蔭補
司僕寺主簿主簿娶星山崔氏生致雲才不成名資受將
仕即參奉參奉娶金海許氏生貞格之女生三子公其次

也公諱深字某幼從伯氏進士海遊學焉所與友皆尚且
善聞人也時盧上舍守誠抄寫性理箴銘一冊以與之公
常誦不輟其為學不務博涉專功四子每冬夜扣泉冰盪
漱以警昏睡不覺其為病根年未三十已成疾再中鄉榜
遽停舉業遂以靜處養病為意聞金真樂絕嗜欲慎喜怒
少言語等要法用自守焉親友時至引八卧內畧叙寒暄
而已或被洞族強邀雖勉往坐終日不言座有喧譁則閉
目而睡人有以非理來侵者不與之相較終遂其廉介之
操焉隣幼有請業者從容開導使之自解禁雜技戲謔不
從者峻絕之曰汝既自棄又妨同學不可留也公慈祥恬
靜淡於世味恭遜慎默不喜說話閉卷四十餘年始終如

一而疾亦稍減齒髮不脫精神不耗常有惺惺之意家于
松山自號松庵不出戶庭以終其天年公生于正德壬申
終于萬曆己丑享年七十八申按其家庭訓戒之別錄則
於其平日隨時隨事所常提舉而警勉之者無非先聖賢
著實與緊之格言非時俗中父兄所以教引其子弟者也
及其屬績之日亦無他教但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之言申之而已并是觀之公蓋隱君子之
徒也歟公先娶東萊鄭氏早歿繼娶德陽奇氏亦早歿公
傷再室無嗣遂三娶星山李氏士人智源之女即正言孟
專之曾孫正言托盲不仕之義世共傳焉李氏亦慈祥仁
恕雖婢僕未嘗詬罵盡其撫恤厚睦鄰族不以有無靳施

故其歿也里巷涕泣悲惜之信乎公之配也歲辛未以年
四十八而歿公之二男一女皆其出也長曰昕早夭李現
實承家訓其升上庠也公及見之後丙午登第頃以正言
被譴方家食焉女適忠義衛李景標正言娶義城金氏府
使復一之女子曰山輝方勤志業山輝娶江陵朱氏武科
奉事應邦之女生三子因博因厚因積一女幼忠義生三
男遠根遠樹遠枝昆季天遠樹娶安東高氏生四子俱幼
公之墓初在默語坪李氏墓在梧里洞歲乙卯並遷兆于
上林山笑坐丁向之原後某年而碣焉銘曰
歲踪養病實惟養德絕意紛華一味淡泊不與人爭能遠
恥辱所安者分所基者福丁寧家訓真切警勅動引格言

無非樂石繼志有嗣奉持兢惕鑄示來後宜永作式

秀才張君墓碣銘

君名龍翰字見舉成均進士號竹亭諱潛之孫父曾參議諱焜之子其內外係具著于進士公及參議公兩墓碣進士公墓即府西北鼎山參議公墓即鼎山西北陽村山也君兄弟六人而君其第四也六人皆以翰墨稱於一時止能發解鄉榜竟不成名人皆惜之君生於甲子歿於己亥妻朴氏宣務郎黃山察訪鵬程之女生與君同年而歿後於君二十二歲朴氏有孝行雖未及事父與舅其在亂離之際事母及姑克盡誠懇又其遭喪也將置不入口者三年人皆以為難焉葬同原而雙其封即府南長谷山之丙坐

也一男曰乃亮一女適李長立乃亮娶聞韶金上舍益精之女生三男長立生二女乃亮今共其堂兄弟既具碣于鼎山陽村之塋仍又伐石求銘以豎于茲茲非其孝思耶
銘曰

勤業不成名一不幸也未四十而夭二不幸也此二不幸者天也奈何一男三孫蕃昌可望即一幸也碣塋傳後香火宜永即二幸也茲二幸者足以塞夫二不幸生前達而壽焉得與身後有後者輕重同科

中顯大夫少府尹李公墓碣銘

公諱瑛字未傳先世有自東京移來李州仍籍焉曾祖鄉貢進士元衍娶明經壯元及第李克松女生秘書侍郎祚

侍郎娶戶部尚書李淵審女生司醞直長成裕直長娶部
將裴智藏女是公考妣也公娶廣平君李能女長子曰普
某階某官長孫曰興門某階某官有直裔之至為七八代
孫者世居巖浦坊之古閭于公內外諸裔之在本州及近
邑者皆以歲久封頽塋欠短碣為閭遂相與加土揭銘以
為永世瞻感之地焉銘曰
地維星北山曰儉巖根深枝茂視彼松柏墓裔昌殘香火
是監告我同源勛一食誠

忠義衛金公墓碣識

公諱淇字清源南金為順天著姓高麗密直司使洞之後
有諱乙忠仕 本朝以奉 命禱雨輒應故 賜名承靈

有元勳封平陽府院君位左台及卒 謚以襄景令世襲
其蔭於公為五代祖也曾祖嗣成通訓縣監祖世益勸節
校尉考迪順副尉諱信忠配蔚山朴氏生負根孫之女嘉
靖壬午生公公諱實任真無以矯飾意鄉人以厚德長老
稱之孺人康氏慶尚右虞侯希侃之女信川其貫郡也亦
有婦德子宗孝今之聞士也乃克終孝焉公與康氏俱歿
於萬曆癸巳葬以甲午之冬碣于戊申之秋蓋喪在亂離
之際也一女適烏城鄭汝福並早死即曰其墓而卜此原
原為子坐午向者也宗孝有二男長慶長次喜長德之積
也世矣宜其有後哉

處士李公墓碣銘

公諱忱字士孚李氏本新羅外裔也有諱德冒職樂居副
正始來居于京山府遂貫府籍邑有沿革而籍則仍焉副
正以下連世顯職至七代諱興門通故大夫濟州道按撫
使於公為高祖按撫有二子長義興衛中卻將諱暉次郡
守諱晏郡守無子以部將茅四子後之即司猛諱秀塲是
公之曾祖考祖考也考諱彭祖娶平靖公李約東之孫利
川府使有溫之女嘉靖癸卯生公公有好氣質幼時雖不
刻意苦力於學問而能有所開解及長聘光山李氏則李
氏有三兄皆善人也寒岡鄭先生又與之姪焉動靜相隨
每處芝蘭之室同薰共芳深見切磋之益一時有東岡金
先生樂善好學在鄉相從故公為諸公所推許有往相呼

有事相議乃作鄉邦之善類也嗚呼以公好善向學之志
能克其積久之業則所就當何如也而不幸不壽公居家
必率儀式奉先務盡誠禮親舊有婚喪周助顧護不憚勤
費皆人所難也又喜引進幼少指誘提解懇篤靡倦賴而
回心義方者有矣公萬曆庚辰夏下世是年秋卜葬于儉
巖山丁向之原即先塋下也所配李氏亦生長德門賢順
聞於內外親黨而歿先於公三歲竟同穴為一封焉有二
男三女男長天培勤學為秀儒無嗣而早歿季天封生負
有才學方持門戶皆受業于寒岡先生女長適朴明彥次
適蔡先謹皆無後次適李善繼生負娶姓某之女生一男
曰綸一女適鄭弘鏡李善繼生一男曰重亨綸娶朴蘭芳

之女生三男重亨娶張鳳翰之女生三男皆幼生負具碣
將豎請銘諸陰遂擬其錄畧叙以銘銘曰
志業方勉觀取多善君有以裁之長途未半朝露無肝孰
有以摧之幹盍攸及承家有立亦云休哉儉巖瑩域香火
不熄宜永將來

進士李公墓碣銘

公諱泰然字靜中麓朝樂居副正諱德富其十二代祖也
李氏以新羅外裔世居鷄林副正公始來京山府居而籍
焉高祖諱蕃嘉善大夫行襄陽府使曾祖諱興門通故大
夫濟州道按撫使按撫長子曰暉義興衛中節將節將四
子其第三曰秀塢生負即公之考幼好讀書學通性理鄭

新堂鵬其妹婿也朴松堂英亦道義交也往來講磨最相
親重焉妣全義李氏通政大夫慶源府使永禧女也生負
公既聘仍留于京弘治戊午生公及長就學猶在洛下正
德甲戌丁內憂既葬生負公携公下鄉辛巳公丁外艱以
禮終喪嘉靖庚子八上庠公嚴毅厚重不尚文華言語常
重喜怒不輕居家有法祭先必誠待人接物一以恭遜故
隣間畏服鄉黨敬慕焉晚年守靜家居披閱書籍節食服
藥頤養精神故耄耆之年尚保康寧以萬曆丁丑閏八月
日考終于家逾月葬于儉巖山其向之原公娶守城羅氏
生負潤經女也先公而歿墓在公墓後一子汝確進士亦
先歿其子德駿生一女與之俱夭於亂離公之三女長適

河洪範次適生負張均次適李茂河生一女適鄭應星張
有二男長孝元次悌元生負一女適朴成一李有一男曰
長源二女長適李轄次適李思認鄭應星以下皆各有子
女并其為曾玄孫者凡四十餘人公有側室子曰順迪今
幹其家能用誠於追遠閤其無姓嗣以屬香火則取李長
源次子成宗養於家將移與舊業俾主後事仍具碣請銘

銘曰

莫安乎分莫貞乎拙所守在此所求何物田我之田可以
自足宅我之宅可以自適靜裡身世閑中歲月願保性命
獨占壽域儉巖之原曾瑩族托公兆于斯鐫示無極

宣教郎義禁府都事李公墓碣銘

公諱天封字叔發自號白川川在屋下世系詳在公之考
處士公墓碣墓在治之北儉巖山山無餘穴故公之伯氏
墓于此山而公又隨葬公以嘉靖丁卯五月癸未生自勇
有才氣處士公奇愛之伯氏先登寒岡鄭先生之門公亦
從焉故公與伯氏皆父事先生而先生視之猶子焉既得
依歸最有親炙之功鄉黨稱之公辛丑入上庠泮中諸儒
莫不推重之 反正後累擬仕望蓋曰薦之者多也丁卯
胡亂公掌本州義兵殫盡心力多所經營適以賊退停事
戊辰秋除金吾郎不赴公之兄弟早失庭訓一意遵守師
教不幸伯氏先歿公於歛葬奠祭一遵家禮殆無憾焉伯
氏無後公有獨子公遺命使之連龕于先廟不以祔位別

之此亦寒岡先生重公兄弟而義起指教者也先生後事如建院廟豎神道碑琅文集等役多公之致誠措畫得以成就也以甲戌六月壬申棄世壽六十八是歲九月庚午葬于吾道山艮坐之原即伯氏之塋右也公先娶東萊鄭氏無後後娶鐵城李氏忠義衛磯之女左議故原之六代孫也有一男曰綸娶僉正朴蘭芳女生七男一女皆幼女適士人東萊鄭弘錫無後夭歿側室有男曰滿儀方幼有女亦幼綸既練伐石造碣以顯光戚而切知之深來請銘遂考其誌文畧為之加減以銘焉銘曰
在世連床歿後同岡既翁之樂其永無疆友悌之行實本孝誠孝悌既敦家孰不亨

縣監朴公墓碣銘

朴氏出慶州慶即羅都自赫居世始姓朴公其後也公諱某字某曾祖宣務即諱某祖成均生負諱某考諱某達元陵叅奉妣姜氏晉川府院君昌貴之裔副司直信範之女公以嘉靖丙申生于咸安郡平廣里資稟厚重在幼小已有長者風度稍長讀書向學書宋子十訓顏子四勿揭壁觀省焉出入南溟曹先生之門與崔守愚永慶河覺齋沆金松庵沔大笑軒趙公宗道有麗澤之益寒岡鄭先生嘗曰朴某隱德君子也其見推許如此也公扁齋舍曰靜默種竹巖上號以篁巖萬曆甲午薦授叅陵叅奉又除王
子師傳皆不赴已亥春為松羅察訪辛丑棄歸壬寅除侍

直不就冬召以 王子師傳 上問教王子先何書公對
以要先大學 上顧謂王子曰得明師宜勉旃乙巳秋除
刑曹佐即冬拜軍威縣監為縣以古人撫字心勞催科政
拙之考為自許也在任三年而遞歸丁巳除濟用監判官
不就公雖在襄暮之齡素履猶貞至於易箚之日不變起
居不廢盥櫛人不知其為疾劇戊午十一月五日終于家享
年八十三明年三月葬于郡南某山某坐之原李上舍此
狀公之行甚慤實公之孫道元持狀來請碣文顯光辭
之既固請猶不已則不敢終拒遂據李狀而畧叙焉狀中
有曰公平居寬舒安重言語詳實簡約待人溫恭誠慤處
事和緩勤謹祭祀必盡誠敬對案觀書至老不輟喜怒之

色不見於面笑語之聲不出於門此可以見公持守之規
範矣臨終之年為其曾孫男等述訓戒之詞十有四條皆
日用間喫緊著實要語也公初配載寧李氏通政琛之女
無後繼室全義李氏繕工監後逸民之女生一男曰琛先
公歿琛娶鄭弘祚女生男即道元方用力於繼述之業焉
道元娶郡守李浦女生三女幼三男慤德即十四條遺訓
所屬也銘曰

人有百行 尊重為本 重不撓遷 尊能堅遠 惟公衆善 始終
一惇 我無物忤 物豈我狠 暫出世路 亦免重寒 歸來靜默
一室 愈德有篳 蒼巖深趣 在晚德可範 後家訓 諄懇 石或
磨 齧餘慶 曷損

通政大夫鄭公墓誌銘

公諱瑜字公瑾爲川鄭氏高麗時有諱襲明值昏朝爲死
直之臣公其裔也曾祖諱鄉縉祖諱聞英繼以文行名考
諱世弘最有才器而不達於時李先生晦齋公與之親且
善相許以知心慙其落滯薦薦授訓導以慰其屈焉累世居
永陽訓導公以就養于叔父故仍家興海妣原州元氏萬
戶諱永貞其考也以嘉靖壬午正月二十九日生公公處
心醇正奉身清儉不拘小節不屑細事燕居如齊群居怡
悅色不形喜怒口不出悖言此蓋非由學問修爲惟其得
於天者然也篤於孝誠母夫人享年踰九十村家奉養必
足滋味及其丁憂以衰麻在身之年哀毀克終邑人稱道

之其於奉先必爲之致潔致謹至老不懈孝之有始有終
如是哉子房有過正色不言俾不敢仰視父然後警責之
故子房各自敬慎必思有以承悅其志焉接人恭而款處
鄉恩而威故人莫不愛且畏之性喜飲酒未嘗醉倒猶持
嚴重人益敬服早事詩書不務舉業中年就京師暫試傍
藝亦不從仕而還竟以高年例受通政之職公先娶仁同
張氏叅奉倫之女也生一男而喪後娶忠順衛金光美之
女乃東京著氏也又生一男長曰三畏業儒而老孝三戒
成均生負孽男三三俊三傑三老長男之男三曰四勿曰
克後曰四端女三一適達城徐後孺二幼生負一男四女
皆幼三俊三傑三老皆各有男女四勿生三女克後生三

男二女公年八十六而終萬曆丁未九月八日也卜兆于
郡東十五里鳳林山子坐午向之原以是年十二月十二
日葬前夫人張氏喪於己酉墓在曲江山先壠之傍以塋
下有崩陷之勢乃移奉而同窆焉銘曰
行惟克敦吾必謂學德有可尊豈復貴爵忠孝植根源源
其澤鳳林之原香火焉熄

宣務郎軍資監主簿鄭公墓誌銘

公諱三畏字德敬鄭為迎烏著姓遠祖諱襲明在高麗毅
宗朝以右承宣死於直諫其後繼有達官名人以世之至
十世有圃隱先生公之五代祖左軍司正諱文備與先生
為三從昆弟也司正之子諱鄉繼展力副尉實公之高祖

是生諱聞英早卒是生諱世弘承議即是生諱瑜通政大
夫即公之考也曾祖以上世居永川之愚巷即圃隱先生
舊閭也承議就養於興海仍居焉妣仁同張氏參奉諱倫
之女公生三歲而張氏歿鞠於祖母自十歲後就傳從學
者屢年科業既就再中鄉解屈於會舉未晚而停其業公
醇厚慈良出於天性故在家在鄉莫不親愛其奉親也盡
其誠敬務以養志晨昏定省甚兩不廢恒具酒羞或請親
賓以慰悅之值生辰必設壽筵聚門族少長蒲堂上下獻
觴後必起舞盡歡夜深而罷歲以為常壬辰寇亂之日奉
親入山菽水之奉亦必得其歡心歲丁未先大夫享年八
十六而終時公年六十一歲未葬餒粥三年泣血無愧古

人至於漸毀骨立不急克終以先妣早喪不親歛襄為終天之痛遂具衾棺擲奉遷柩葬於先大夫之墳白首號痛垂絕復甦見者為之感歎終制之後以墓山在十里外相望之地名其所居之堂曰望慕其友愛諸弟甚篤先大夫分畀財業必欲均其膏瘠壯老公自請其老瘠歸其壯膏於諸身身三戒中司馬公自辦慶宴連日窮歡以樂其親心亦未俗所難也公之族黨衆多待之一以誠愛笑甲兵火之際親戚朋舊之失所流離者盈集于門解衣推糧以救其急竟自垂竭則至分糜粥猶不已幾盡家貲殆不能支妻子病焉亦無愠色處鄉黨務自溫恭開心見誠不置哇吟人或告之以有忤言者則曰烏有是哉再告之則

曰其人也必醉矣至或有當面作忤者亦不怒默然良久然後徐言以解之忤者服焉雖子弟若或加怒於人則必禁之子弟自有過亦溫辭以戒之至僕隸有失即諄諄以教之不加捶楚每以陶靖節彼亦人子之說戒子弟公不事治產不心利達唯以孝親睦族教誨子弟為己業惡衣食而不恥處窮約而自安人或有不義必辭晚年以不得早遊賢人君子之門不及聞道為大恨常愛圃隱晦齋兩先生文集置几案上觀玩焉又歎郡僻海濱儒風不振以晦齋先生墓在郡境倡建書院于曲江之上廟而享之使邑中子弟知有慕尚之地焉丁酉天兵之下責運糧於海路能漕運有勞故當時有司聞之于朝授軍資監直長

尋授宣務郎軍資監主簿數年前自朝廷有旨求孝行隱
德之士郡守閔公汝任擬一鄉公議以公孝友實行轉報
以聞者再乙卯春回禮曹回 啓有除職之 命未及
受而終嘗擬昏嫁畢須作遠遊恣觀山水尋舊跡訪親故
暢叙懷情然後歸畢命乙卯夏孟畢嫁季女未久忽疾作
以五月十八日終壽六十九公先娶水原金氏叅奉諱公
彌女新羅敬順王之裔也後娶瑞山柳氏叅奉諱春英女
也男三人長曰四勿癸丑生負次曰克後後於從祖祖父
而敦儒業皆金氏出也次曰四端女三人長適徐後孺次
適白弘敬次適金璜皆士人四端以下柳氏出也陶室有
一男三女男曰震生女一嫁金碩男餘幼生負先娶月城

孫昉之女生一女適洪汝業後娶利川徐思遠之女生四
女皆幼克後娶察訪李弘愨之女生三男三女男長曰璽
餘皆幼四端娶星山李君賓之女生一女是年十月十七
日庚申奉葬于永陽之紫陽洞聖穴山下子坐午向之原
蓋紫陽乃公之童子時所釣游也公生時不忘其交游之
跡恒言必及之故諸子弟以為先塋之下狹側不安遂卜
是原生負兄弟以顯光與公有舊又公之外氏於顯光有
同源之義乃以狀求銘焉生負兄弟亦與顯光最有相厚
之分茲不敢辭遂據其狀而叙次之因以銘銘曰
公字之德公實有之公字之敬公實守之躬此一生無慕
貴右其積既厚其發應後宜哉斯原舊遊之區勢邃而明

福人攸丘其有神休其萬春秋

縣令李公墓誌

公諱敏善字季進星州人也遠祖諱念言仕新羅為碧珍將軍八我朝諱約東為知中樞府事贈謚平靖公即公高祖也曾祖通德即行刑曹佐郎紹元祖贈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行務功郎典獄署叅奉有善考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無經筵叅贊官行通訓大夫德川郡守碩明妣贈淑夫人晉州河氏通德即健元陵叅奉繼雲之女文孝公諱演之孫公生於嘉靖戊申十月戊申壬午中司馬嘗游泮上儒林咸推重焉壬辰平亂之後大駕還都公首入泮宮愍其殿宇煨燼倡陳疏

章請其重建之意上從之越明年廟成實公之力也館學仍以薦公甲午除繕工監監役乙未起拜司僕寺主簿丙申出知比安縣瓜滿乃還壬寅拜江陰縣監二年而適戊申以宣祖大王國葬都監即廳特承叙命癸丑為義盈庫主簿同年夏出除陽川縣令再替而解丙辰秋挈家移寓于善山地甲子四月寢疾丙寅五月庚戌卒于正寢享年七十九同年九月初四日葬于金烏山下酉坐卯向之原公前娶士人盧思聖之女生一男二女再娶叅奉金對之女生二男三女長尚質承蔭為監牧官娶贈判決事全潔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垣次曰墉次女適士人朴鼎實生一男曰守弘中文科次女適忠義衛柳泰華

生三男三女一男曰焮二男尚幼次女適參奉李欽臣生
二男二女次女適生負崔基銛次女適生負李純齋生三
男一女次男尚逸中甲子司馬前娶金正慎達之女再娶
忠義衛李樣之女次男尚達娶郡守曹胤禧之女生一女
當時内外子孫五十餘人矣公性度慈祥忘氣雍容不言
人過失又不喜飲酒其孝友之行敦睦之風人多感服而
處官居家惟務廉謹歷典三縣家無一物人以為有平靖
之遺風焉

朱軒先生文集卷之十

朱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行狀

皇明朝鮮國故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世子輔養官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寒岡鄭先生行
狀

先生姓鄭氏諱述字道可父自號寒岡

岡即先生先壠下
外岡置齋而號焉

曾祖胤曾故通訓大夫行鐵山郡守

贈資憲大夫吏曹

判書兼知義禁府事清城君妣全義李氏淑人

贈貞

夫人

相應祥故通訓大夫行司憲府監察

贈通政大夫承政

院左承旨兼經筵參贊官妣瑞興金氏淑人

贈淑夫

人

父思中故定畧將軍行忠佐衛副司猛 贈資憲大夫吏

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妣星州李氏令人 贈貞夫人

鄭氏本貫忠清道清州即牧隱李文靖公穡所謂西原大

姓也高麗高宗朝神虎衛大將軍贈監門衛上將軍諱顥

即先生十二世祖也公建大功立大節事見高麗史今立

祠於平壤揭號褒忠表節自是以下繼有偉人文獻名家

上將軍生諱傑監察御史贈右僕射僕射生諱塔都魯議

贊成事贈諱章敬公公生諱憤重大匡封清河君當忠肅

之被諫留元也誓心內嚮終始一節君生諱誦左諫議大

夫贈壁上功臣三重大臣清河府院君號雪谷詩詞簡古

筆蹟妙絕有集行世君生諱樞重大匡清原君贈左政丞

謚文簡公號圓齋上疏極論幸脫坐貶及肫誅召還位至

宰輔有集行世公諱摠本朝開國功臣封西原君謚

文愍公號復齋有集行世公生諱孝忠折衝將軍行上護

軍護軍生諱沃卿司憲府執義言論正直有諫官風於先生為高祖

承旨公受業于寒暄堂

金先生之門金先生愛其志行妻之以女公遂有所薰習

益樹其家庭之訓判書公天資寬曠不設畦畛人謂之不

夫赤子心其孝友至行實有人所難及者以寒暄夫人朴

氏在玄風率禮村公既孤奉母夫人自京來寧仍留居其

側及公娶于星州則州亦文獻之鄉故遂居焉即州南南

山里沙月村也公生三子長曰适 贈左叅贊次曰崑壽

西川府院君季即先生先生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

九日子時生於沙月村之第判書公善星曆生西川君喜

曰吾兒必做一品相生先生又大喜曰此子則當為名賢

其言果符先生生有異質英睿秀拔其在嬉戲舉止異常

坐作有節同隊羣兒推以為長出入奔趨一惟其令謂之神童始學書輒了文義聯言為句詞意驚人七八歲受大學論語已通大義辛亥春判書公下世先生年九歲執喪哭泣無異成人鄉黨奇之伯氏叅贊公泣與語曰昔我先君慮爾失業遺教在耳先生惕然悚懼乃發憤讀書手摹孔子畫像掛之壁上日必再拜出入必奉持而行十二歲時讀通鑑不待師受德溪吳公健掌教州學先生從而受業德溪嚴毅有師道遠近來學者多諸生或羣居遊戲先生獨端坐不妄笑語讀書必究其義文詞英發不為陳腐語儕輩莫及焉與一友生同受易既學乾坤二卦則他卦推類皆通德溪謂其同學生曰鄭生既自精解爾當師鄭

生也早歲一八鄉圍得解既赴洛不入會場而還自是停廢舉業尤加刻厲雖燕居未嘗脫衣冠有惰容夜深而寐鷄鳴而起終日危坐講讀不輟時禮教廢壞人家冠昏喪祭皆用俗禮鄙野不足觀先生獨遵用家禮乃博究經傳大小禮文叅高節目抄定四儀躬先行之篤信無疑遂攷深衣襪衽野服等衣古制造而著之又具籩豆篚杓等器用於冠昏之禮當初見聞者羣恠且笑行之既久在士友間者稍稍有倣而效之終至於遠近鄉間以不率古禮為羞者多矣歲癸亥春往謁退溪李先生仍質心經李先生稱之曰資質穎敏志學好善寒暄流慶豈無餘韻仍致書于吳德溪極其稱嘆賀得英才望其為他日大儒云自是

以後不惟躬自往來其修牆質問者續焉丙寅往拜南溟
曹先生植曹先生謂先生曰汝於出處粗有見處吾心許
也士君子大節惟在出處而已先生亦稱道曹先生曰有
壁立千仞底氣像又往拜成大谷運戊辰冬丁內艱喪禮
一從家禮倚廬門外不蔽風雨左右請塗之先生曰罪人
豈敢自安時方盛寒裂冰滿衣而不離殯側致有危疾以
先考宅兆不宜其原遂擇得別地而同其穴攷究小方牀
之制按圖指工極令堅緻發引之日路經峻嶺擔軍困仆
莫能起先生手取小扇扇其疲弱者哀遑號慟衆皆感奮
一聲齊力遽已逾越凡寔安之事無小遺憾會者悅服再
期之中羸病幾危南溟先生教書慰問至於對人語及嗚

咽涕洟黃斯文俊良牧本州時為築精舍於本坊溪上名
曰溪塾即先生宅前也先生恒處於斯以為藏修之所焉
州有書院先生曾以卧龍祠故事稟議于退溪先生遂定
奉享程朱之義號以川谷仍請手額揭之矣州人推先生
為院長先生取白鹿洞舊規嚴立課條又取退溪所編朱
子書節要隨其分卷移別目錄又取家禮添入補註仍皆
刊印于院日與遠近儒士講讀切磋頗有興起者也萬曆
元年癸酉 宣廟命擢學行之士廷臣有以先生薦者東
岡金公字顯以修撰入侍仍啓曰鄭述學問通明曾從李
滉學又嘗往來曹植之門既有才局又有異行當令以布
衣入對訪問治道觀其人品然後命之以爵可也冬除禮

賓寺參奉不赴乙亥夏除健元陵參奉不赴戊寅夏銓曹
啓叙六品除司園署司園拜疏辭遞秋除義興縣監冬除
宗簿寺主簿又除三嘉縣監皆辭不赴己卯春除知禮縣
監陳疏又適庚辰春拜昌寧縣監始謝恩疏辭不允遂引
見上曰爾師李滉曹植予對曰臣於二人出八其門請
問質疑則有之執紼受業則未也上問二人氣像學問
何如對曰李滉德器渾厚踐履篤實工夫純熟階級分明
曹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上又問
爾所著力者何書對曰臣嘗從事於大學矣上問大學
工夫何者最要對曰三綱領八條目無非修己治人之方
而先儒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臣恐謹獨最為緊要

帝王之學出治之本無一不在謹獨上仍陳義利公私之
辨上又問爾之縣且將何先對曰臣學淺材劣恐未能
有為而所願則欲先興學焉上曰爾名不虛得矣及到
縣倣家塾之制四境皆設書齋擇定訓長日課教讀每朔
望行望闕禮就校謁聖坐明倫堂引諸生講論終日見
其學舍頽毀即為之重新祭器祭服一時俱新其於春秋
釋奠備盡嚴敬至於社稷城隍厲祭之事必皆親行壇壝
頽毀擇地改築傍設齋舍以便將事又與諸生講習鄉飲
鄉射等禮聚境中老人行養老宴筵分內外以別男女而
盡其款嚴制奸吏仁恤小民興利除害勸善懲惡薄於自
奉厚於益下以視民如傷四字書諸壁上而常致念焉其

時方伯以闔境晏然褒啓予已秋以持平承 召赴朝謝
恩後疏辭 不允乃以縣監時推考引嫌得遶昌人追
思之立生祠堂春秋祭謁十月拜宗親府典簿以疾辭十
一月拜儀賓府都事又辭十二月拜社稷令謝 恩入直
未幾呈辭李栗谷珥於 榻前啓雖未解由請破格給祿
先生以開俸門為說再疏力辭壬午春拜軍資監判官呈
旬南還癸未移卜檜淵構設草堂種竹種梅號百梅園約
鄉友及門徒為月朔講會之契有約有儀各為帖子條列
焉皆先生所定也其約有曰入約之人各自敦飭讀書修
行雖學有淺深材有高下而要其志趣必學古人必正其
義而不謀其利必明其道而不計其功勿汲汲於富貴勿

戚戚於貧賤庶幾有儒者氣味節拍處苟不能如此已非
吾輩中人雖無約中之罰亦何以冒昧隨叅以為吾約者
哉又曰吾同約之人尤須激昂於子路義勇氣像超然脫
洒於勢利不以貧富動其心然後可以消人欲而進天理
矣蓋相與勉之哉周子曰銖視軒冕泥視富貴學者須知
此意方不碌碌矣又曰學者平時宴坐說話稍有可觀及
見臨小利害便為所奪精神都喪手足盡露此古今通患
夫讀書為儒孰不欲求如古人自後人觀之其果能終始
無愧而得為完人者實鮮究厥所以未有不由失步於利
害之初歧而竟至於顛沛而無可收拾處雖情有輕重敗
有大小其失其本心而為吾儒之羞則一也嘗竊思之一

毫之失千金之得何足以動吾之胸中而不能豎立自乘
至此而終不能覺悟者何耶言之誠切痛心預告吾約中
諸君須常加戒毋見羊皮忌我琬琰且古人謂能破千金
而失聲破釜真情所露亦不在大君子觀人之法實寓於
造次幾微之際此又豈不嚴且可懼哉唯常存此心於道
義之中直養無害令本心浩然發皆洒落則庶幾可以自
保矣諸君既以古人相期何可不相勉焉耶又曰聖人之
聖賢人之賢蓋非高遠異常如昇天梯空之為實人理當
然如男耕女織職分常事只緣人自不察不能自修知者
既鮮行者尤鮮舉世昏昏濁浪滔滔間或見有奮發願學
之人獨異於衆同之中則競相指目恠異齟齬如新見蜀

曰越雪焉夫豈知彼真能為吾之所當為而我實誤入狼
狽自彼人觀之為真可羞可憐之甚乎苟欲為之實能為
之如不已焉終有所到如新生之木毋傷其長則必至參
天新種之稼毋傷其養則必至成熟唯欲為之心與不已
之功為貴焉爾是故古人必言立志有為君子之所以為
君子常人之所以為常人莫不由有志與無志判焉伊尹
初無任天下之志則不過為莘野之一耕夫顏淵初無慕
仲尼之志則何由三月仁於陋巷中乎况吾同約之人皆
孟子所謂可以為堯舜之人也須各自憤立志自力不已
焉則安知於吾黨之中而亦有見囂囂之樂不改之操乎
年固有高下之各異質固有鈍敏之不齊且不見武公之

九十曾子之質魯季所患只欠抑戒之自警三省之篤實
焉爾各從現今地頭毋勞追悔於既往莫恨姿稟之不及
唯當刻心自厲百倍其功脫落舊習變化氣質則今人何
患不及古人乎高可為聖賢下不失為吉人善士唯吾用
力如何爾不惟有以答受中以生之責而參立於天地之
間抑內慰門戶父兄之所望外副朋儕契約之本意不亦
快哉不亦樂乎願吾黨諸賢思有以如是而必有以如是
須先立志以為舜何人孰有為者亦若是焉不勝拳拳相
愛之至誠云是年春拜江原道都事夏除忠清道都事皆
不赴又除刑戶工三曹正即皆不赴甲申夏拜同福縣監
特命也謝 息又 引見問以治道先生敷對剴切 上

嘉歎敦諭遣之既至凡施設一如昌山衙內蕭然蔬糲不
飽乙酉春以校正廳即廳被 召赴朝拜工曹正即辭
不允二月拜掌樂院僉正五月拜工曹正即再疏請遞職
歸家校正上送蒙 允將就道政院 啓留八月受由下
鄉引疾家食十月拜軍資監僉正不赴十二月除古阜郡
守疏辭得通丙戌春除慶尚道都事不赴秋拜咸安郡守
謝 息後疏辭 不允遂之郡尤留意於興學恤民遇水
旱則躬親齋沐有禱必應民蒙其澤修補斯文漢柱墓又
立祠享之孝子貞女之旌閭者悉皆新之時有昌寧人疑
獄即父子之變也嫡兄潛取孽弟之子 稱爲己生而嫡之子推官受賂叅證畏
禍淹滯未決物論皆奮監司移訟于咸安先生反覆窮詰

端緒畢露其父畏其嚴明有伏無隱得父子以定物論快
之戊子秋謝病歸郡人立碑思德己丑庚寅間在石梅園
講論心經近思錄辛卯冬拜通川郡守謝 恩赴任郡地
僻陋民俗頑愚先生頗加撫摩開迪壬辰夏倭亂孔棘監
司守令皆竄伏山谷先生倡義討賊移檄列邑血誠開諭
召集精銳出入賊藪不避艱險時關北土兵附倭作亂
王子宰臣守令有被虜獲先生孤軍聲討人甚危之吏民
盡誠衛護終得保全河陵君避亂在金岡山谷聞土賊導
倭搜山即自縊於窮谷中人無知者至秋先生始聞之遂
捕土賊尋得其屍親臨殮襲具棺擲權厝以聞 宣廟深
加傷感傳曰這恩子何以報姑陞堂上以示予意陞通政

疏辭不 允癸巳冬拜江陵府使赴任經理庶務靡有闕
遺精造器械嚴加訓練廣募糧粟以補軍餉多拓屯田以
備經費親舊四集飢民輻輳而捐俸以賑蒙活甚衆甲午
冬拜同副承旨疏辭不 允乙未正月陞右副承旨三月
陞左副承旨一日侍 經筵進講易傳語及占筮 宣廟
問曰昔韓侂胄擅權趙如愚被謫宋子不忍自嘿乃具封
事極論奸邪之狀此疏若入則宋其庶幾矣而遂遇漸卦
以此觀之占筮之道不可謂天下之至神而宋子之必決
於占筮者亦似未盡如何先生即對曰不然若使宋寧宗
果能如 聖教一見封事便黜沉胄則其筮必不遇漸此
占筮之所以至神也 上悅 上又問程傳本義何先

生曰易之道唯明乎消息盈虛之理進退語默之幾以不失乎時中也徒以占候為事則此易之末也臣意以為當先程傳也四月辭遼除義興衛護軍六月拜判決事七月拜右副承旨辭疏得遼八月除虎賁衛護軍九月又拜右副承旨十月移左副承旨十二月遼除僉知中樞府事尋拜左副承旨丙申春拜江原道觀察使宣廟引見諭以修葺山城措備兵食對曰臣雖駑鈍敢不竭力時賊屯海上天兵留住糧道匱乏先生設計多方廣募兵粟嚴勅列郡刻期營措以為策應之資以鵠原形勢可為關東保障乃擇將募僧築城瀦水多峙糧甲以為緩急之用又立元冲甲祠祭元天錫墓使士民皆知節義之可尚効慕之有

所五月呈告乞遼不允十月再辭遂遼除龍驤衛副護軍尋拜右副承旨呈遼除龍驤衛大護軍十二月拜刑曹叅議旋拜右副承旨丁酉正月又呈遼除義興衛護軍兼五衛將三月拜判決事六月拜成川府使七月赴任時倭寇再動驅向京城諸宮王子來駐府館侍衛宰臣遍滿絡繹先生致敬盡禮極其誠悃供接上下動遵規繩區畫措處備盡無遺故自始至終未有遺失焉戊戌冬特陞嘉善疏辭不允時朝廷命列邑設武學先生既遠武學仍立祠以祀上將軍鄭顛及副使崔椿命親行享事作叙與詩以寓思焉庚子正月瓜滿遼除忠佐衛副護軍有眼疾假寓陽德縣村舍上疏請去職名而不允七月聞 懿仁

王后喪即赴哭九月除忠武衛司直十月除五衛都總府
副總管上疏論山陵仍拜觀象監提調刑曹參判辛丑三
月除義興衛司直九月除寧越郡守不赴十月除龍驤衛
護軍兼校正廳堂上疏適壬寅正月除龍驤衛護軍旋拜
忠州牧使赴任為文以祭彈琴臺下戰沒將士未久又以
校正廳堂上丞 召還朝除龍驤衛護軍俄除龍驤衛司
直秋除虎賁衛護軍又除龍驤衛副司直冬除虎賁衛司
直轉龍驤衛副護軍又除義興衛副護軍是歲自秋間西
川君病重先生不離侍側躬親藥餌及卒極盡情禮自初
喪至卒哭必躬庶事少無虧憾癸卯春遂呈告退住于木
川地秋末自木川還星州就寒岡舊址之北築小齋名曰

夙夜齋甲辰除海州牧使除工曹參判皆不赴州西有修
道山之東畔泉石明潔迥隔人烟先生樂其僻靜又構
小齋以為養書遊息之所名之曰武屹有謝賓詩曰寄語
親朋休理履亂雲層雪逕全迷即其一句也乙巳拜洪州
牧使不赴先生問鄉中子弟因亂失學遂約為朔望通讀
之會在約者凡七十餘人其約法會儀大槩如平時所定
講契之式而畧加增損以行之復設茅齋於檜淵舊其房
堂窓戶一如舊制名其房曰不愧寢窓曰梅窓軒曰靜觀
又有竹牖松檉之號揭在楮間別設一庵於齋東名曰望
雲以先壠在其瞻望之地故寓其永慕之思也丙午秋除
光州牧使呈病不赴冬先生與門下若干人發向香川齋

院謁廟仍往會稽祭德溪墓又往晉山祭南溟墓遂謁德
山院祠過龍遊潭轉向天嶺謁藍溪院祠又祭一壺墓而
還十二月除安東府使先生以累被除拜連辭為未安擬
須謝 恩而還既謝疏陳瘡悴莫振之狀又引國典年六
十五歲者不許為守令之規以辭之 批曰卿昔年侍從
之臣久退鄉家予未知其由常以為缺然宜來仕于朝何
可退去至於年歲之事則人之氣力不同何必拘也卿宜
勿辭先生又封疏欲上期以必遠聞有意請留者即拜辭
赴任徑逾竹嶺謁陶山院祠既下車首以興學禁焚為務
時府有一寺奴托權相家威勢侵奪民財陵侮士族人皆
切齒而莫敢誰何先生即令捕囚按得其情狀而鞠治之

其時當路大官抵書伸救又有從傍善辭請解者終不曰
撓竟致其死闔境喜賀秋有疾以 宣廟不豫未果來冬
乃棄歸戊申春 宣廟昇遐即赴哭除五衛都總府副總
管呈辭乞遠廢主曰鄭某林下善士先王所嘗禮遇今宜
不拘常規為先擢用一以備寡昧之咨訪一以昇元子之
輔養三月特拜司憲府大司憲兼世子輔養官即上疏辭
職有曰方今聖御初臨 梓宮在寢逆變起於至親震處
之際必有恩義兩盡之理元兇出於先臣王法之行當有
緩急酌中之宜須得剛直平正審微明理之士主張一時
之公論使聖上盛德誠孝極盡無憾光映史冊為百代瞻
仰寧有如臣暗劣偏識敢為之犯禁叨冒祗誤一時之事

機忒答曰勿辭正色立朝以振綱綱又上乞免狀至三給
由再加之又上劄懇辭答曰用賢豈拘於常規卿宜勿辭遂
謝恩仍以未解由辭避答曰為國莫慮於先正紀綱此實
憲府之任卿須勉盡職事又避嫌至四皆答以勿辭又上
劄乞適畧曰唯是區區愛君之心終不能自抑於狗馬之
誠欲望殿下萬善俱備一疵不存此實出於赤誠如火不
敢誣也且殿下之罷臣非所以私臣其必以山野愚戇隨
事陳列無所回避則臣豈敢有懷隱忍以孤殿下之望哉
殿下方筑筑在疚而又值此前古罕有之變雖出於事係
宗社有不得已焉者而臣伏想殿下之私則先王眷
眷之末命常耿耿在耳悶悶皇皇夙夜靡寧也臣連日得

參推鞠之末竊觀獄情連累多濫時日違迤何由審克制
中以彰聖朝明允之理乎且其逮繫亦多宗戚之臣未畢
按詰徑殞杖下者相繼如果有與謀之實而罪合顯戮則
其不得取服固以為失刑矣或不及知情而間有含冤就
死者則彼雖有親疎之間而實分祖宗血氣之一脉或
曰風聞未出賊口締結詭秘之迹亦未盡發此亦豈不深
可傷哉殿下毓德春宮至仁之聞敷暢四達登御之初遠
近延頸莫不欣欣然如將飢而待飽寒而待溫今日繫然
群囚亦皆其類而其或至潭未蒙寬釋先結則新化之下
亦一不幸也伏願聖度留神焉臣竊聞閭巷傳說以為臨
海不執之圖已盡敗露而徙處之後自內時遣存問賜衣

賜食所以施友愛之至恩者迥出千萬夫臨海既以自絕於天矣而聖上之所以待之者乃如是傳聞所及興起激勸以為藝倫之大補者何其量哉往在中廟朝曰王子之變獄起不測仁宗大王時在儲宮憂懼悶迫陳疏乞解其疏曰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友愛之情自不容已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而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又引孟子之說以為兄弟之間不箴怒焉不宥怨焉兄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民間至今傳誦今日聖上之處之者暗與同符焉豈非前聖後聖同一揆也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赦徙蜀袁盎諫曰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帝曰吾特苦之爾未幾長果死帝

哭甚悲臣常恨其不早聽盎語也聖上同氣之中與之同胎只有臨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寢食不相離臣知殿下至懷尤有所不忍焉而自構大孽罪窮天壤仰貽聖上憂哀迫切之痛此臣所以心益慄而腸欲裂者也伏念今日叅酌恩義變通善處豈無其道乎唯在殿下深思不以公盡法之義公聽達聰益昭中正之德命推鞠大臣勉加明慎獄不必盡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寧有不經之失者存乎其間而臨海亦蒙不死之貸涵濡大恩以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自安而文帝之尺布斗粟無復謠於今日矣舉國臣民咸仰大聖人處變之無憾也以為聖上之友愛如此聖上之至仁如此聖上之

處難如此聖上之好生之德出乎尋常如此人心翕然四方咸悅史筆書之後世則之豈惟為初服收拾人心之至要乎抑可以上慰先王在天之靈亦有以仰答近日天心仁愛之警豈不幸甚矣乎昔者漢明帝治楚王英之獄曰侍御史寒朗之疏惻然意解以致天旱之雨愚臣感激不世之恩恐無一言而去敢於乞退之章披肝瀝血安達無諱伏蒙危慄仰俟鈇鉞之降廢主答以無庸固辭曰下備忘記有曰以事體言之則有司為執法之論屈法伸恩當有自出之地今之議論似為倒亂予懼有後弊先生避嫌曰臣本疎愚不識事體唯有愛君一心出乎本性伏蒙殊遇感激忘身深思納君於無過之地敢將悃愫盡陳無

諱伏見備忘記傳教之辭臣不可仍冒執法之地請命罷斥臣職答曰偶然言及予所見耳卿可安心勿辭又病告乞免狀至四答曰卿固辭不已必以予不足與有為而然予甚慚願復安心調理以出即謝恩又劄乞遠答曰可調理隨事予又避嫌答曰勿辭時禮官遣書問國喪喪禮先生草其啓曰謹按禮經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蓋三年之喪自天子至於庶人不敢以貴賤有所增損而漢文變古壞禮始立易月之制歷代因之莫能釐正晉武魏文欲矯而行之當時群臣庸陋不能將順其美宋孝宗獨斷然行之既葬衰經如初視朝衣冠皆用大布先子稱其甚盛之德而答門人通喪

之問則曰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禭幘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遂州縣皆用此制又曰制古喪服以館別制布幘頭布公服布革帶以朝乃為合禮至寧宗時上劄請遵壽皇已行之法躬執三年之喪又當時有司誤用茶紗淺黃之服則請曰啓殯發引變制之節復用初喪之服迨改既往之失遂詔遵用三年之制此皆豈非百王不易之定論哉我國五禮儀亦一代之成書立法定制似非偶然而卒哭後變服一節最為無據方之易月之制雖稍有日月之久近而其為短喪則一也豈非朱子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者乎 仁廟朝名儒徐敬德欲上疏

極論喪制之失請盡通喪之制其愛君之誠實朱子之遺意也 仁順王后之喪曰掌令閔純之疏卒哭之後曰用素冠素服亦豈非復古之盛意乎今日臣等之見當依朱子定論定上下通喪之制其有未及於初喪者則用朱子曰啓殯追改之意復用初喪之服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禫二十七月而除朝參公會之時則用今布帽布團領麻帶白靴亦朱子布幘頭布公服之意也然則誠朱子所謂一整數千百年之陋垂數千百年之成憲者而素冠樂纓之美得復見於今日豈不為明時盛德至幸之甚乎云云此曰禮官之問而裁敘者也又病告乞免狀至四諦差即日發行到水川住持 國彞之期先生為憂長時

又有劄子二度一論山陵一論正紀綱而以正紀綱之本
歸之於人主之正心必有以立大中至正之體行大中至
正之用使便嬖側媚之私幽邪庸謬之感莫敢干於耳目
之所及又言君喪喪服必用方喪斬衰之制等事既草而
不果上六月拜刑曹參判謝恩後會哭 國葬旋以都憲
時全恩劄子事累辭乞罷七月下鄉九月上疏得通參判
除忠佐衛大護軍庚戌夏鄉人朴而立詔辱先生無所不
至而做作罔測之語以為打盡之計門生有知其謀者詣
官訟之事聞于朝先生入州待命而朝廷不問先生乃上
疏具陳者末則答曰物自為怪於卿何損而立本以商特
自憤見棄於士
類乃趨托鄭仁弘之門以謗毀先生為彼所許
遂籍其商勢仍受彼中凶輩陰喚殺其惡也壬子春移

卜州東江左之蘆谷村先生如川之佳陝州不遠
故不欲與仁弘之居相近也癸丑
夏國家有構誣逆獄連及大君廷議請斷以王法先生聞
變不敢退安扶病赴朝行至永同病甚不能前進乃封疏
以陳其委卧路徬狼狽瘡之狀曰臣仰惟陛下遭此
前古所無之變乙夜憂悼其何以處焉此臣所以肝摧心
裂不知所以仰陳者也第念此事其處之也極難夫其大
義則固有不可以貸焉者宜如物議之激發而有不可以
已焉者矣然而殿下而處之或有所未盡則不能不表
天下後世之疑而終為累於聖躬者又不可以不虞誠不
可以不慎也伏願殿下博考前代帝王已往之蹟深惟古
聖人處變之道酌輕重於權經思不偏於常變審至理之

衣子先生集卷之十一

當然未必安於聖心使在我者無一毫之不愾為盡義而盡善焉則竊恐今日處變之大法斯其為至焉而增萬世盛德之輝光者其必在此也臣誠知天縱仁愛痛切不忍至情難遏成筭已定非臣庸陋所敢容喙而愛君敬君本心難誣一得之愚不敢不盡輒敢剝瀝而冒進焉答曰卿可調理勿以未上來為念先生又上封事曰今者臣竊復有得於春秋之義者恐不能無補於睿斷之參商臣既有聞臣不敢隱伏惟聖明留神焉昔者魯襄公三十年周景王有賊臣倍括造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即景王之弟實不知倍括之欲立已也未幾事發倍括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

夫先儒論之以為凡王殺不書必殺無罪而後書夫天子主專殺佞夫之死宜不書而書法如是佞夫之不與聞聖人蓋以無罪處之矣其原情按法之意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且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莫之禁也爾然而解春秋之義而左氏則曰罪在王也穀梁子則曰甚之也杜預則曰殘骨肉也其為景王之累何如哉然則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偶然如有所髣髴焉者其推昧無識則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矣廷論不已必欲奉命則不又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哉其欲使聖上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之講春秋之義者乎此臣之所甚懼也然蓋未有所深察焉耳苟有所察焉則納君於無過之地人臣

之大願恐將回前日之論而思將順殿下之至情者臣知其必有所不能已也伏願深諒臣前後所陳而勿為群議所撓以精大義以全大倫則聖心泰然而無憾聖躬盡義而盡善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聖人也咸來則焉豈不盛哉抑臣不能無私憂過計者按律之啓方勤而只許聞家之出恩義隆享古所未有瞻聆所及孰不感悅哉但念幼駸脆弱氣血未定自深宮廣廈之安忽處之卑湫狹隘之陋寒熱不節飢飽不時思親戀居鬱泣啼呼莫聞莫親莫問莫採其不為霧露之溘然者安保其決不有是理乎宋臣朱熹嘗謂其君光宗曰漢文帝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謫終身病之雖賢主而不能自恕其過此深為今日

之可憂也殿下既貫大恩則願有加念俾就生道俾無遺悔不勝幸甚且殿下之竭誠致敬於 慈殿一國臣民所共服咸仰者而不幸凶變侵染邪議橫生使聖心瞿然而不安臣甚痛焉父子大恩與天無極其或處變皆有道理然常變不一順逆異勢在我酬應亦有難易之不侔一失機微便成釁累不可以不慎也古之人臣以過宮伏地積誠格心勉君而今之言者乃以別宮異處請焉臣所未曉也然臣何敢盡其言哉伏願殿下惟深思古聖人承烝之意必以舜之心為心謂天下無不是底者而一無變於前日之所以事之者焉則其所以為舜亦不越乎是正惟加勉焉而已矣蓋其所不得已者 宗社之大計有以伸

自盡者母子之至情其所自盡不容多言惟在包舍隱忍
至誠惻怛積久不已其不有藹然孝感者乎處之至矣盡
矣者無出乎此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而舜為功焉其機專
在殿下神化之運夫如是則群阻衆囂廓然若雲消而霧
散沕穆歡欣和氣冲融豈不懿哉何必異宮別處有若不
能無間者然資外人之窺覘而生疑議哉至於邪魅幻惑
之變不謂又生於聖明之下道路傳說甲乙不一臣固不
測其端倪而亦不勝驚咄焉然而果如所聞正犯有惡既
伏誅殛則臣之愚意波蔓餘孽容或置之大度之中以驗
其情狀歸宿之如何亦所以示吾毅然不動之意也白曰

光明之下正氣克塞陰沴妖怪之灾寧有所干焉者哉臣
所進言皆已定於淵衷之獨見者而敢復瀆冒豈螢爝之
微欲補日月之明者哉其亦不諒也哉載病將退望闕情
馳願進所懷仰酬鴻恩不諱難言遂空胸臆精誠所激罪
合萬死疏既封旋返鄉廬以待命時先生之子樟方在都
下目見時事奉疏悶慄竟不克上先生聞之遂復憤鬱即
又裁劄並封前劄以上之曰臣前到湖西病仆路傍未遂
前進狼狽憂慮猥奉聖批俾安愚衷感激涕零曳疾將退
而既負當初奮身登道之願臣子至情不勝缺然遲回累
日無以為心願將踈謬之見一備膚覽庶幾有以或酬眷
眷向闕之誠用具小劄北望拜送而退采矣臣既返舊棲

入豈不為人臣願忠者之大不幸哉臣數月以來忘寢忘食亦忘病之在身忽忽若有所仰負者誠以此也臣深知今日之慢有與彼時事機變換而竊自循省耿耿猶初尚復媿嬰終不能為吾君一誦而死焉則秉情不自遺恨莫洩雖就地下亦有餘憾其不為不瞑之鬼哉茲不自揣輒敢收拾舊章重寫一本其必瀕於聖聰伏望聖慈俯燭微忱諒臣所言實出悃悞一句一字俱有古據不敢以一字私意有所誣罔而其於處之已盡而已美者庶幾更圖所以益盡而益善焉則臣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咸來則焉者誠有其理昭昭若觀火而無疑也古之人君非不聖且智矣而如有言之可取雖或在於狂瞽猶不憚輒合

而遽從其虛心無我之量豈非所以益聖益智而為君德之最盛者乎此臣之所以不以愚陋而自沮敢伸追駘於側聽之下而不知止也然臣所云云非專為臣言而發誠願殿下必用是道廣擇群言以弘聖德焉臣方痼積病又添寒疾遍身痛楚氣力難支而追思中途還返之心且念此時飛越之情彌鬱懇激有不能自己用冒萬死重籲天閣臣無任戰栗之至答曰見卿兩劄多卿非堯舜不陳之意甲寅春蘆谷失火書冊數千餘卷及纂集諸秩皆不免災唯心經發揮得出即移卜河濱乙卯夏風疾遽作右邊皆痺鍼藥不效累浴不驗蓋數也然而先生雖在難醫之疾亦未嘗弛心於人事而志氣精神似不減於平昔豈

入豈不為人臣願忠者之大不幸哉臣數月以來忘寢忘食亦忘病之在身忽忽若有所仰負者誠以此也臣深知今日之慢有與彼時事機變換而竊自循省耿耿猶初尚復媿嬰終不能為吾君一誦而死焉則秉情不自遺恨莫洩雖就地下亦有餘憾其不為不瞑之鬼哉茲不自揣輒敢收拾舊章重寫一本冀必瀕於聖聰伏望聖慈俯燭微忱諒臣所言實出惓惓一句一字俱有古據不敢以一言毫私意有所誣罔而其於處之已盡而已美者庶幾更圖所以死盡而益善焉則臣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咸來則焉者誠有其理昭昭若觀火而無疑也古之人君非不聖且智矣而如有言之可取雖或在於狂瞽猶不憚輒合

而遽從其虚心無我之量豈非所以益聖益智而為君德之最盛者乎此臣之所以不以愚陋而自沮敢伸追駘於側聽之下而不知止也然臣所云云非專為臣言而發誠願殿下必用是道廣擇群言以弘聖德焉臣方痼積病又添寒疾遍身痛楚氣力難支而追思中途還返之心且念此時飛越之情彌鬱懇激有不能自己用冒萬死重籲天閣臣無任戰栗之至答曰見卿兩劄多卿非堯舜不陳之意甲寅春盧谷失火書冊數千餘卷及纂集諸秩皆不克突惟心經發揮得出即移卜河濱乙卯夏風疾遽作右邊皆痺鍼藥不效累浴不驗蓋數也然而先生雖在難醫之疾亦未嘗弛心於人事而志氣精神似不減於平昔豈

恒人之所可萬一哉丁巳戊午年間朝廷有請廢大祀
之事先生草疏辭意激切會廢主答柳瀾等疏曰昔在戊
申鄭其首倡全思之說掠取美名使君上更無施恩之地
以亂國是至今靡定人心波蕩國勢艱危橫議之有害於
人國家有如是耶先生聞之知其不可復有言而止焉庚
申正月一日寢疾月漸危劇而尚不廢檢視禮書五日酉
時終于泗上之持敬齋遠近來哭者數百人其前歲伽郇
山北角崩落卒日之朝泗上有木稼之異人謂之其徵也
夏四月戊申朔二日己酉葬于州南蒼坪山即先塋之東
良坐之原會者四百六十餘人京畿兩湖關東士子亦多
來矣八月廢主遣禮曹郎官賜賻祭有文時鄭造為本

監司先生卒而不為啓達故祭文有晚聞凶耗之語天啓
三年癸亥春令上即位特加恩典夏遣禮曹正郎全湜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仍賜祭其文
曰惟靈屹然一世之望既作醇儒寵以二品之官仍釐學
尙降茲休命冀孚有知原夫小微降精清洛鍾液心潛道
腴超然無慕於外脚踏實地卓爾有立字中規模繩直而
準平際會機鳴而籟應九厥聲猷之發無非學問所推屬
戊申癸丑之年有國家人倫之變兩劄全思之說直氣寒
朗後一人平生辨奸之明先見老泉與並美純是夷虜之
世截然砥柱之功大音難諧同古磬之沉泗清標誰挹有
百梅之滿園世道否泰之相乘以一身而有任節文詳畧

之有異輯衆說而折衷言念斯文之衰式至今日而甚道
之將廢未盡用其才令也則亡不同時有歎典刑邈矣懷
想怒如嗚呼紹祚開後既有衛道之功致祭加階宜示宗
儒之典秋州人狀本道監司 啓請朝廷從祀于川谷書
院 蓋先生生質之美固自秀異而原其家世之積則節
行文學之氣脉實有所自來也又寒暄堂篤厚醇正之德
為不斬之澤其所以受其餘範者無分內外之裔則流灌
濡染于鄭氏之承襲者亦豈尋常哉先生之得之家庭者
既如此又早尋斯文宗師之所在登退陶之門聞淵源之
學而知有所歸宿焉至其襲高風於南溟承雅趣於大谷
有以資助其氣槩志操者其亦多矣夫世之所謂儒者徒

事口耳不著心身只知利達富貴之為意而曾不聞真儒
為己之本業者莫非科舉累之也其或不自累於科舉棲
巖穴處江湖躬畝隱城市者間有其人而彼乃清高是
尚玄寂是慕焉深求隱僻過為詭怪者有之潔身亂倫長
往不返者有之皆以其所自執守者為道理之極至則終
不過為一節之士左道之歸也亦不知聖賢仁義中正修
己治人之大業則其可謂之儒之真乎先生既知俗學之
汨人才性又知夫真儒事業平實廣大不止於一節一藝
之成名不貴乎別法異術之反常也於是必欲追古聖賢
全體大用之學而為之則焉故其志則未嘗自安於小成
矣其在吾東所親接則以退溪為準的其在宋儒之大成

則以晦庵為模範所以制心律已居家在官事無歸民者
一唯二先生是式焉自以早失庭訓為永憾其事慈闈一
以養志為孝然而亦未得久於侍奉則所以自致者葬之
以禮克盡者祭之以禮而已先生在鴈行則孝也而以伯
氏早夭仲氏出繼故遂自權攝祀事終其身自用其誠焉
祭資台稟性醇正志行敦確業期遠大而代執祖妣喪過
毀致歿故先生常曰吾二弟之人事非可及於吾先伯矣
而不幸早歲此吾二弟平生之痛也先生悶其無嗣與仲
氏西川君議取西川君第三子掇以後之又奉寡嫂于一
家事之一如老親又嫁遣其兩女必盡其情禮晚又奉還
其墓於昌山返窆于先塋之傍手述其誌文西川君後于

大宗宅于洛城先生每以異居為甚恨其於往來相會之
際所以憂悅和樂無所不至故見者莫不欣服其既翁焉
其行狀亦先生所述也其視內外姪甥曾無間於膝下之
愛推之為睦姻任恤之道隨其所遇各盡其情至於遠方
賓朋鄉閭黨屬惟力所及而必周必悉少無關遺蓋其厚
德實行出於天性豈勉強者所可彷彿哉先生以為此學
真訣萃在真西山心經一部見其註解取舍有所未瑩乃
自哀取程朱及諸先生之語有以發明本義者增入之而
多所損節於舊註又足之以附錄而目其書曰心經發揮
精寫分卷及其遠近動靜未嘗釋手而朝夕常目焉此非
其心體神會之池乎其與踵門之士隨其人之所可及而

開導之者大槩不出于其書中所自得者矣先生以明體
適用之學自期焉故出可以堯舜吾君經綸斯世者其志
也至於庶職之例洪州縣之小施非所以致其志盡其業
者也故仕於朝病告辭退者常多焉任於外終其瓜限者
蓋鮮焉其在 宣廟朝雖不可謂不遇而亦不可謂克展
也其陞秩加資亦皆因事酬勞之為耳殊非命德用賢之
古道也豈足為先生稱德之爵位哉其在廢朝言不見用
得免於禍也幸矣然則先生之志其可謂之得行乎先生
幼時自優其才以為吾人於宇宙間許多事無不以為己
責則事無大小精粗皆不可以不學焉至於笑數兵陣醫
藥風水等說亦必究知其理而得其大畧矣及其晚歲一

以講學著書為專業他無所屑也為文章不以吟哦風月
藻麗浮華為玩喪之歸必為著實平正之文其措辭運意
大抵所取法於朱書者多矣篤於好古謂天叙天秩之典
常惟古人為能盡之而古人準範都在於禮儀威儀三百
三千之中則生千載之下邈千載之上如接其人如見其
世者以其所制所行之禮尚有存於方冊中今亦可考而
講行也不然後之人當何以身古人之身道古人之道知
有所立知有所履而有以從事持循乎哉初據朱子家禮
遵行於一身一家知其不可一日廢也而究其大全則有
周公之儀禮戴氏之禮記乃其源流也總之為家鄉邦國
條之為言凶軍賓嘉所以叙彝倫立儀則者無不在是矣

殘缺雖多可以推類而該之也又參之以歷代增損之制質之以兩宋諸儒之論則禮之本末於是乎備矣此五先生禮說即其晚年所集而至終身留意焉者也其所抄定者有冠儀婚儀祭儀及契儀等件而好禮者今或做而行之亦可以見先生之禮學矣先生與金東岡年相近而居又通自少相從交道若水志同見合兩無間然推許信重始終無射其所以推高風於南溟歸正脉於退溪者乃其平日相與論定之語故先生挽東岡也以終天慕特地欽致其所輕重焉再為文祭之以摠其敬重之義述其行狀之以著其忠貞之道又其同時在州者既多善士而其有道鄉則金公河朴公愷郭公越最所追從而講磨者也鄭

仁弘初亦以士名早師於南溟稱其為高弟先生平日亦頗訾之矣而為人本自偏暗及其老也自執左見言論垂將訾嘗先賢無所不至而其所好惡者大拂人之常性故先生遂絕之以此之故彼反挾憾詬害積其讎怨及先生之歿也不以為惜而以為慰焉後三年而果自敗於極律之誅則先生取舍之明且斷此可槩見矣先生所著之書有善墻錄聖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心經發揮五先生禮說五服沿革圖深衣制度武夷誌谷山洞庵誌卧龍誌歷代紀年古文會粹而火災之餘今存者心經發揮五先生禮說五服沿革圖深衣制度武夷誌歷代紀年而已又於所涖之邑皆有誌以記其邑之山川坊谷人物

事蹟為一冊者而皆不保又嘗就寒暄先生景賢錄頗有
所追拾增述以為續錄而亦定焉若其散文所著既失於
兵火之日又盡於蘆谷之火餘存者無幾矣先生雅好山
水遇適意處倘佯不敢去或屢往不已或隨處設齋以為
住息之所者不止三四皆門徒之措設也夫人李氏系出
光州考諱樹訓鍊院奉事奉事聖鐵城府院君崑六代孫
議政府舍人佑之女生夫人夫人溫惠淑慎一以先生之
心為心焉先生十一年卒生一男三女男曰樟登第為
金羅都事亦先歿女長適弘文館校理姜縝次適濟用監
奉事盧勝次適府使洪濼都事娶平安都事曹光益之女
生三男一女長惟熙性孝代執先生喪過哀致大次惟熟

惟燾女適盧增姜有一男曰有微生負盧有一男曰亨遇
洪有一女竊以為狀先生之行誠不可以不重其事不擇
其手也如非深知其道實尚其德又能善言德行者何可
屬之以其筆哉顯光亦尚德之誠固不後於人矣而第以
晚跡門下未及見先生早歲之事又疾患顛靡未嘗得旬
月陪侍於講席之末則其何以得詳其日用常行之巨細
哉况自見得於道理上者既不能精深又何得以窺測先
生道德之盛能說出哉今被謬屬自不得牢辭遂憑食錄
敢就而綴成之矣覽者擬是大畧亦可以想知其述不盡
之百行矣乎至於恒教常訓之與門人酬酢者諸人各自
有師門聞見錄又各有敘述之長篇以盡其平日所心服

者焉此則皆不入於是狀矣 天啓四年九月 日玉山
張顯光謹述

大庵朴公行狀

公密陽朴氏名煜字德凝號大庵八代祖諱中義麗朝密
直君密直之子諱禧通故大夫和寧府少尹娶玄風郭氏
仍居焉即縣西率禮村高祖諱長孫承議即西部主簿生
諱成林宣教即生諱純通德即司憲府監察生諱思訥成
均生負即公之先考生負寬厚質朴友愛睦姻年三十三
罹內艱毀疾不起娶光山金氏嘉善大夫觀察使諱緣之
女即公之先妣金氏實有孝德及孀服喪九年人服其貞
公主以嘉靖己酉七月朔日公生有異質五歲能讀書進

退拜跪如成人九歲生負公殁能守喪哀慟動人先夫人
一日語公曰汝父生時以汝為奇才今則已矣公遂請學
就師無關日世業豐饒幼時啖箸必擇自志學後頓脫舊
習一味淡泊自念士生斯世當有事業豈可悠悠度日與
草木同腐乎益篤向學之志丁卯上庠榜會時坐以榜次
公遂引席坐下己巳就襄洛川紳受大學洛川見合語默
動靜異常乃起敬曰寒暄之鄉復有人矣聞寒岡鄭先生
從事正學遂從之講學質疑大有警發恐舉業壞人迨免
母喪不復應舉壬午以薦除叅奉者三皆不赴己丑拜王
子師傳不赴辛卯拜司圃始謝 恩供職踰月拜工曹佐
即壬辰春呈病南還四月除尼山縣監不赴六月以義軍

有勞陞工曹正郎方從事招諭陣招諭使即金鶴峯誠一也癸巳秋除安陰縣監在任十四月罷歸丙申春除刑曹正郎冬除衛率戊戌除經歷己亥春又除衛率旋除翊衛庚子春除翊贊辛丑春除林川郡守壬寅春除刑工正郎者三夏除通禮院相禮冬除永川郡守癸卯春除軍資監副正秋除青松府使甲辰夏又除工曹正郎乙巳冬除益山郡守公自丙申春挈入青松周王山下雖累有除命皆不就丙午八月值先妣諱日哭慟倍常熱熾腫發髮際至十月四日下世享年五十八奉柩還玄風丁未春以遺命葬于松林卯坐酉向之原即先塋下也公娶驪州李氏通政大夫承敘院左副承旨光軫之女生一子而殤夭遂

取同七代祖之族士慎第三子後之名以敏修有二女長適郡守李宜浩李適及第黃中允側室女適金禮立敏修前娶參議李潤兩之女有子女各一子曰東衡女適許忒後娶郭再棋之女生子女各一皆幼李郡守有子曰皖參奉女二長適郭衛國李適檢閱鄭杺黃中允有二女長適學諭曹挺融李適鄭基德東衡娶參奉李毅之女生女幼公號庵以大者謂反躬自慮其氣質未能宏大要以大之又取程明道不欲以一善成名之義用自勗也每晨起盥櫛冠衣省萱堂謁家廟然後靜坐讀書事至而應物來而接而已儒士之躋公門者或言公讀小學不輟或言其愛玩四書或言其將詩書禮記終日誦讀或言其常觀濂洛

方輿考卷之十一
三十一
闕闕之書其言曰讀書而無心得之實雖讀盡為卷何益
哉蓋其嗜學積工有如是也晚年深好論語豈非味得其
親切和平有非他書比哉在青松設草堂於溪上揭號曰
學顏齋四勿名東寮博約名西寮常對論語於其中公早
孤惟事母夫人積二十年凡為人子者職分所當為力分
所可及聖訓之所垂禮經之所載必欲自盡而後已則其
生事死葬及祭之皆禮無非公所致誠也已見所及則無
不力行未嘗有目所見得而不行者或有可疑則必叩先
知而質問亦未嘗有疑而不質者既質而有定又未嘗不
竭誠踐行焉如是而其餘憾哉一時見聞者之莫不感
動固有以也營新家廟措設祭器講究古制一準儀式人

得創見其古禮之可行於今矣不幸旋蕩於倭寇及其深
投僑泊之中亦必為奉主之所必有享祀之具隨處隨時
不廢常行之禮平日嫁遣姊妹篤盡和愛之情或所難處
而處之裕如不形辭氣家有庶母妖邪叵測又有孽身特
戾莫狀而亦不失撫戢之宜使之華面而終身有其子孫
抵今全保莫非公之恩恤也居家正內外之位嚴男女之
別雖在流寓之際異其土室而分處之此亦家範之一條
也親戚雖踈賤曲加恩禮鄉間應接恭謹懇至然莊肅自
持論議峻絕虧行者畏避橫逆雖至平心和氣隨分接應
惇理者致遜矣方倭賊猝至之日公在琵琶山必欲唱義
舉事頃刻之間事勢變易既自無可奈何則聞鄭仁弘募

兵於陝川金松庵奮起於高靈郭李綏振起於巨寧郭養
靜從事於松庵公以為可就彼而同事遂挈眷渡江仍以
調度自任血誠募穀繼餉頗裕時金招諭始至右道直到
義障且喜且泣曰圖存 宗社從此可期遂請公為參謀
公許之期以死報公與鶴峯議守牛峴公謂鶴峯曰此而
不守江右不可保矣恢復無根抵脫有不幸何以處之鶴
峯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此吾死所也合則既無官守避
之可也公笑曰伯夷魯連有何官守况與招諭約同死生
其忍苟活於林莽間乎鶴峯改容曰善我言乎鶴峯之染
病也實僚皆避公獨終始救藥誠懇至到鶴峯執手曰固
知君之忠信至此也丁酉寇兵再作李相元翼以體察使

辟公為參謀公曰前佐招諭終無補益然身受國 恩豈
敢為苟活計耶李相公待之甚敬言必稱先生公自安陰
暫試之後益驗世道之無可為矣投棲僻區且抱沉痾雖
累被 恩命而不就若將忘於世矣而憂國一念未嘗弛
於心焉丁酉夏莫耐忠憤之自激遂枚陳十六事而致疏
曰明大義以斷和議也親征討以殲讎賊也勇改過以答
天譴也恤民隱以挽人心也擇保傅以輔東宮也敬大臣
以責恢復也選良將以委軍務也納諫諍以開言路也正
好惡以辨賢邪也用賢才以立紀綱也褒節義以植綱常
也崇廉恥以革貪婪也信賞罰以厲中外也嚴軍法以整
將士也擴仁恕以察冤獄也省浮費以贍軍需也此無非

此時當務之意剗肝瀝血之辭也而竟未蒙體念而舉施
奈如之何哉公每歎國勢之不振朝紳之分黨未嘗不慷
慨噓噫語及群小用事構誣羅織戕殺正士則辭氣激動
怒形於色或遇國恤製著衰服西向而哭此無非出於其
誠也好善惡惡人之常性也而能得其好惡之正者鮮矣
故公未嘗不加戒謹於此焉其勗學者則曰若不先好善
惡惡無以興起其善心也其戒學者則曰喜言人過惡當
如後患何此皆導之以好惡之正者也公留心學問晚歲
益勵常以變化氣質躬行心得為大要蓋慮其有意和柔
則或流於弛緩有意剛勁則或偏於燥執故務得其剛柔
和毅之中此公之用工處也故君子之於公未有不愛且

重之小人之於公未有不畏且忌之也蓋公發端向學之
功始於洛川感發興起之機得于寒岡者深矣故其言曰
吾於寒岡受恩實多當以師友之間待之以事兄之禮事
之東岡金公松庵金公最所愛慕而存齋養靜同志同閑
真道義切磨之心友也至於鄭仁弘從遊有素又於義陣
同事初非不相悅也而常慮其受病處作痼也及其老妄
誤入則長書規責非止一再而竟不覺悟則不得不絕之
彼果惡大罪積自取敗戮於公亡之後公之前見之朋至
是驗矣或勸聚門徒設教公曰吾無學可教人者且吾見
今世或以門人輩不良而招人詢惹身累者有之與有此
輩不若無也又有勸著書公曰不文何敢為且從古聖賢

微辭與古周張程朱無不闡明學者苟能逐句而行之百
年之內日不暇給何待於著書哉人謂宋儒之後不必著
書此亦一道也此亦公之著實處也公之歿今二十七年
矣中間邾家未及全靖葬未用誌石於壙中又未遑碑銘
於封前公之胤子持一時門人諸君所述言行錄各篇來
示顯光請集諸語為一篇文字以為後計顯光亦於公分
有深者其敢以耄辭子遂就諸君之錄領其畧而萃之曰
是追憶焉則公之寓青鳧也顯光亦託一二友人假寓於
連溪之村舍相便往來積承晤誨或就山畔或於郊頭或
於泉石之間把盃逐月倚石觀水或至暮共枕而散者凡
有幾哉迄今永恨者既有共棲同處之約而終未遂焉聞

其末疾而莫得執手以訣今焉歆想何以為懷耶嗚呼凡
人之患知此善之必須當為而終不果為之知不善之必
須不當為而終不能不為故皆不免流下之歸鮮見向上
事業者也如公之志槩則一向加意於篤實豈有聞善而
不果躬踐知不善而或吝遷改者哉惜其見崇於晚疾僅
過非夭之年而遽下世此其志業之不得如其所初期望
也福善之天意果如是耶

稼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稼軒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